



寻找行吟诗人

○ 杨扬

史诗是一种古老而源远流长的韵体叙事文学样式，在人类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史诗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反映人类童年时期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是人类最早的精神产品。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希腊史诗、印度史诗、巴比伦史诗、芬兰史诗、中国多民族史诗等都成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文化象征和记忆。

《故事的歌者》（又译《故事的歌手》）是口头诗学理论的圣经，凝结了写作者哈佛大学洛德教授在史诗领域长达25年的探索 and 发现。

翻开《故事的歌者》这部口传文学的奠基之作，仿佛告别了纷扰繁杂的现世生活，回到了那个原始恬静的年代，激情而清亮的歌仿佛回响于耳畔。

史诗 渐行渐远的歌

我感觉到，一个失去已久的记忆又回来了。还记得年幼无知、目不识丁的时候，依偎在母亲的身旁听到的一个个童话吗？还记得在清凉的夏，在璀璨的星空下，那个和善的老爷爷摇着芭蕉扇讲述的一个个传奇吗？还依稀记得安徒生童话的哀怨，格林童话的美好，一千零一夜的传奇吗？哦，在慢慢习得文字、习惯视觉思维的成长岁月里，这段记忆，这段来自人生童年期的最早关于故事的记忆，已经渐渐远离了我们，而口头叙述的精彩和魅力也在我们心中渐渐褪色，我们生活的空间渐渐被文字、图像和影视霸占了。

洛德的追寻之路，也是一次回归之旅。史诗，这样一种文学类型，它萌芽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期，它在艺人们的口头讲述中代代相传，它失落于文字的兴起与繁荣。今天，只能在后世整理出的零散的史诗手稿中寻找当年诗的音律与风采。可这样的诗，也只是冻结在文字中的诗，没有了艺人们传奇的演唱，这样的史诗注定是残缺的。

诗，是一定要读出来的，不然它会在冰冻的

文字中风化，在拥挤的记忆中失传。在朗读中，诗所特有的韵律美、节奏美和情感美才能得到突显与升华，这样，诗才能长久地震撼人、迷人、感动人。而史诗，这段人类文明最早的歌，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古时代，吟唱与表演是显现它魅力的唯一形式。文字的产生，对人类文明而言，有着跨时代的意义。远古时代，文字是魔力的象征，在古埃及，主管文字的神同时也是国家的魔术之神。文字从来就是魔力的象征，仅靠一个个文字的堆积，就可以建造一座座文学宫殿，从而依靠想象力向大众传达出许多意味深长的故事。在与时间的抗衡中，文字显现出了它持久的生命力，它消除了人们对记忆变位的疑虑和对文化失传的恐慌。于是渐渐地，人们更倾向于选择用文字去记载故事、传承思想。但经过千年的洗礼，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下，文字也褪色，渐渐失去了它本身的魔力。现在的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可以靠图像的呈现获得故事全景而确切的风貌。的确，图像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真实和刺激，但与此同时，在科技的进步中，人类的记忆力和想象力却在渐渐退步。人类文明高歌猛进，发展的步伐从未止息，视觉和听觉的斗争从未停止。当人类的视觉文明发展到顶峰时，我们更想合上疲惫的双眼，安静地坐在一旁，聆听一个个古老的故事。当人类在地球村的

海洋里翻涌，在商业文明大浪中迷失，当人类厌于全球文化的统一感与齐整感，当人类饱受精神的分裂与压抑时，我们会更渴望回到原始时代、回到民族文明的发轫点，去听听那首失传已失的歌。

歌者 神拣选的诗人

降边嘉措说：“史诗艺人，是史诗最直接的创造者，最忠实的继承者和最积极的传播者。”这样的陈述，清晰而确切地传达出了史诗艺人们的使命。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也谈到：“一部口头诗歌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以表演的形式来创作的。”

表演与创作的一体化，决定了史诗的呈现具有了即时性、即兴性与不可复制性。现代表演对场地、布景、服饰、音响和舞美等形式有着过分的依赖，与之不同的是，史诗艺术的表演和创作显得简洁而纯粹。一个艺人手持道具，仅凭自己惊人的记忆力与绝佳的口述能力就可以带领我们开始精彩迷人的故事之旅。

在看过复杂缤纷的表演和眩人耳目的声色后，现代人渴望看到一个真正的歌者孤独地站在舞台的中央，纯粹而自我地歌唱，人们说，这样落寞的吟唱方式更具魅力和冲击力；人们说，这样宁静的吟唱方式更能让他们听到天籁之音。比如王菲，她总一个人静静地矗立在舞台上，沉静而自足地歌唱，细细悠悠的乐声划过天际，没有场上的互动，没有太多的言语，更没有取悦于人的表情与姿态，可是她却能赢得无数观众的心。如果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假说成立，那这样纯净而简洁的吟唱方式也是流动在人们心底的暗涌，它拥有千年不变的力量，甚至几千年之后，人们也能在同样的表演方式中找到感动与共鸣。

对说唱艺人而言，神的力量长驻他们心中。他们可能目不识丁，可能没有丝毫文化，但却能由此可见巨大的史诗。与普通人相比，史诗艺人拥有超人的记忆力与持久的激情，这两点都是无法用常理来解释的。普通人可以通过后天的习得来获取吟诗的唱腔，却无法通过诵吟和记忆来牢记那庞大复杂的诗篇。因此，每个歌者都可以自豪地说他们是神拣选出的诗人，这一点也许是接受了唯物论思想熏陶的我们难以理解的。

同时，在古代，在传媒手段单一的情况下，



史诗篇幅宏大，故事人人知晓，但极少数能传唱。专门的演唱者藏语称为“仲肯”，“仲”意为故事，“肯”意为“受神灵启示的人”。民间认为史诗的演唱记忆不能通过学习得来，而是靠神授。图为表演中的史诗歌者。

诗人的生存状态是流浪性的。他们云游四方，在每一处吟唱他们的歌，他们的生活地点不断变化，他们的生活阅历渐渐丰富，而在游历中也会产生许多新的元素，艺人会顺其自然地把这些元素加入他们的创作中。因此，他们表演的过程，也是他们创作的过程。而人们接触到这些表演，他们可能是初次观赏，也可能是多次欣赏，但传媒手段的单一致使他们只能接触到现场版的演出，而艺术家即兴表演出的史诗就会成为他们心中所认定的艺术范本。在今天，在传播手段丰富而多元的情况下，史诗艺术的欣赏也在显得多样化。在对中国藏族史诗《格萨尔》的保存与整理工作中，民间艺术家录制了大量的磁带与光盘，而这些固定下来的典制会成为群众心目中的范本，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艺术家自己心中的演稿，成为他们演出时的参照。今天，史诗表演艺术家也渐渐定居，他们远离了居无定所的生活，渐渐地失去了行吟的特质，因此他们的表演风格、表演内容也会通过文字、磁带、光盘等形式慢慢定型。我觉得，在现代表演中，他们的表演更多的是复位，而非创作。

在对原始艺术的解读上，《故事的歌者》给我们带来了一次新的冲击。当我们厌于眼花缭乱的视觉盛宴时，当我们倦于奔波、身心疲惫的时候，让我们静心下来，听一听这远古的歌吧，总有一个音符、一段诗文可以敲响我们那沉睡已久的心门。❷

(作者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文艺学硕士)